

技术·制度·文化·研究：“四位一体”高校学生工作模式的建构与反思¹

杜春燕^{1, 2}, 沈娅²

(1,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厦门 361005; 2, 西南林业大学 地理学院, 昆明 650224)

摘要：高校学生工作始终贯穿着学校、学工、学生和学术 4 个理论维度，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扮演不同的角色。应对现阶段高校学生工作的机遇与挑战，必须积极探索符合社会历史趋势和个体发展需求的学生工作方式。高校“TPCS”模式坚持“以生为本”理念，以技术手段为途径、规章制度为基础、文化内涵为灵魂、学习研究为保障，是一种发展性学生工作模式。学生工作越来越个别化、人性化、专业化、职业化，这是由“以生为本”的本质要求决定的。因此，只有对“以生为本”不断地进行理解和实践，高校学生工作才能在履行管理使命的同时，对学生产生超越于工作范围和时代局限的教育影响，这也是新时期学生工作应有的使命感和追求方向。

关键词：学生工作；TPCS；以生为本；班级管理；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学生工作因其在过程中的繁琐、具体、情境化特点以及在结果上的应激性、难以移植性特点，较难构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操作模式。但是，如果不对学生工作实践进行模式提炼和理论总结，则学生工作经验和教训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湮灭，无论是在实践传承还是在学术研究层面，都是一种巨大的浪费。目前关于学生工作研究的成果数量不多，质量也不尽如人意，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宏观层面理论薄弱和理念滞后；中观层面制度和模式研究匮乏；微观层面结论的可操作性不强。随着学生工作理念不断更新，学生工作实践更加注重实效，需要通过工作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推动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在笔者的班主任工作中，通过长期自觉践行“以生为本”的理念，构建起基于班级的学生工作模式，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修改，取得了较好的管理效果。

一、高校学生工作的理论维度与现实挑战

在我国，高校学生工作又称为政治思想工作或德育工作，一般被定义为：“高等学校通过非学术性事务和课外活动对学生施加教育影响，以规范、指导和服务学生，丰富学生校园生活，促进学生成长成才的组织活动。”^[1]这个定义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学生工作的 4 个维度：即学校、学生工作、学生和学术。这 4 个维度始终贯穿于高校学生工作中，但在不同历史时期扮演的角色不同。

(一) 高校学生工作的理论维度

1. “学校”维度。学校维度指的是学生工作要依据学校的发展战略，平台条件等来开展，这是学生工

收稿日期：2018-03-12

作者简介：杜春燕，女，西南林业大学地理学院讲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史、科举民俗研究；沈娅，女，西南林业大学地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人文地理学研究。

作的本底资源和特色资源。不同类型的学校，学生工作侧重点不一样：一流大学强调家国天下的学术使命感，学生工作注重思想价值引领、学术精神培育等方面；重点院校能为学生提供较多的学术资源，很多学生工作可以与学术活动、学科竞赛结合，在综合能力提升方面有所作为；一般本科院校资源不多，学生工作多着眼于服务管理和安全稳定等。学生工作如果仅从学校维度考虑，利弊都很明显：有利的一面是可以举全校之力完成任务，学生工作整齐划一；弊端是无法兼顾不同专业、年级学生的特点，不利于学生个体的身心成长。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革”前，是我国高校学生工作体制初创成长阶段，以“学校”维度占主导，主要任务是完成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作为学校政治工作的一部分而存在。

2. “学工”维度。学工维度指的是每个学校在学生工作上的具体安排、要求、规定等，这是学生工作的常规任务，是基层学生工作创新的基点，主要包括如“学生入学指导、学籍管理、德育工作、心理指导、助学贷款、学生社团、就业指导”^[2]等内容。学生工作从学工维度出发的优点是任务具体明确，有一定的自由度；缺点是学生工作常规任务多，对学生的关注度不够。“文革”之后，高校学生工作体制进入恢复与调整阶段，在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同时，班主任的设立意味着学生工作有了专门人员。此后，不少高校把学生科升格为学生工作处，增强了学生工作的管理职能。这些变化表明，高校开始正视学生工作与教学的异同，逐步构架学生工作体系和工作机制。

3. “学生”维度。学生维度指的是根据院系、专业、班级学生的基本情况，包括性别比例、家庭背景、成绩分布等信息来开展学生工作。学生工作从学生维度出发，顾名思义，应该比较符合学生自身的需求和成长规律，不足之处是耗时费力，且工作经验属于个案实践结果，推广范围有限。20世纪90年代以后，是我国学生工作内涵不断丰富与继续发展阶段，各校针对学生学习、健康、心理、法律等问题的咨询中心纷纷成立，学生工作机制和学生事务管理不断规范化、科学化和人性化，学生维度得以强化。

4. “学术”维度。学术维度指的是学生工作与大学第一课堂的耦合度。学生工作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提升第一课堂的质量和学生学习水平，因此必然包含着学术诉求。从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进程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学生工作与专业教育在经历了一体—分化—融合的进程后，两者越来越趋向高学术含量的整合，这与我国学生工作的“学术”转向不谋而合。目前，国内的学生工作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也正在积极探索与专业学习结合、通过专业学习渗透的新路子。例如：延聘德高望重、阅历丰富的老专家讲授思想政治课，围绕思想政治教育主题，从学科前沿的视角阐释“中国道路”，帮助学生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确认识自身肩负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即通过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结合，让学生在思辨中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是非观，推动思想政治课和专业课协同育人，多学科协同育人。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笔者认为学生工作的4个维度中学工维度是核心，学校维度是基础，学生维度是落脚点，学术维度是发动机。值得注意的是，学生工作4个维度变化绝非线性演进，不存在绝对先后的关系，在具体实践中更多是融合型的。目前国内绝大多数高校学生工作还是以学校维度和学工维度为主，部分重点大学开始向学术维度倾斜。党的十八大以来，越来越多的高校将思想政治工作纳入学校的发展规划、大学章程和教育综合改革实施方案之中，体现出明显的“学工”特色。与此同时，报告明确提出所有课堂都有育人功能，都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场所，要探索创立“课程思政”“专业思政”，建立起课程、专业、学科“三位一体”的思想政治教学体系。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学术紧密结合，预示着学生工作的“学术”特色得到强化。这些维度的调整 and 变化，势必改变既有的学生工作格局，从“双一流”建设高度给高校学生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和目标。

（二）高校学生工作的现实挑战

从发展阶段看，“我国的高校学生工作模式，大致经历了教育—管理模式、教育—管理—服务模式与教育—管理—服务—发展模式三个阶段”^[3]，学生工作内容和模式既受传统制约，也根据现实需求不断改变：工作方法越来越平等，不再是传统的教训和指导方式；学生工作中行政权力的影响越来越小，“自运行”能力越来越强；学生工作体系与内容进一步完善，学生工作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从工作维度看，我国高校学生工作在不同时期走过了以学校为主导、以学工为主导、以学生为主导的道路，关注点逐步聚焦于高等

教育的本质追求,即学术提升和专业教育。然而,学生工作的阶段和维度虽然在时代挟裹下不断转变,但学生工作实践依然沿袭单一的工作模式。例如,班级工作中还沿用学校层面宏观粗放的路线方针传达,相关规章制度和文化建设不够细化,工作的技术手段还停留在“自上而下”的指令阶段,较少考虑学生诉求等。同时,学生工作者缺乏教育研究热情,停留于完成工作任务层次,较少进行积极反思与深刻总结。

在历史发展的推动和现实需求的呼唤下,“高校学生工作需要由原来的‘粗放式’教育管理转变为针对不同学生个体的‘精雕细琢式’的教育、管理、服务和指导。既要从培养可靠接班人的角度,培养学生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规范的行为养成,也要从培养合格建设者的角度出发,着眼于学生的未来发展、全面发展,为学生就业、心理健康教育、经济自立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为学生的学业进程、职业规划、素质拓展提供强有力的指导”^[4]。因此,为了应对挑战,解决问题,化时代机遇为管理创新机遇,必须积极探索符合社会历史趋势和个体发展需求的学生工作方式,与时俱进地拓展和深化“以生为本”的内涵,探索建立既能涵盖4个维度又能突出时代特色,既能兼容常规学生工作任务又能创生出新的工作内容、工作形式的学生工作模式。

二、高校“TPCS”学生工作模式的建构

专业化的学生工作是实现大学教育目标,提升大学教育质量,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保障。“以生为本”的学生工作不仅体现为理念与情怀,更包含着模式建构和制度建设的学术诉求。大学管理者应对学校、学生工作、学生、学术四者有清晰的认知,并运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构建既有效率又有弹性的工作模式。TPCS学生工作模式中的T、P、C、S分别是英文单词Technology(技术手段)、Policy(规章制度)、Culture(文化内涵)、Study(学习研究)的缩写。工作模式中的4项内容分别对应着学生工作的4个理论维度:“T”技术手段对应学校维度;“P”规章制度对应学工维度;“C”文化内涵对应学生维度;“S”学习研究对应学术维度。因此,TPCS学生工作模式是指以技术手段为途径、规章制度为基础、文化内涵为灵魂、学习研究为保障的学生工作模式。

(一)“以生为本”:TPCS模式的理论基础

学生工作的本质是一种管理模式,“管理”一词应用范围比较广泛,社会科学各学科对它都有不同的解释,甚至同一学科的不同学派对它也有不同的理解。比较通用的是美国管理学者唐纳利、吉布森等合著的《管理学基础》一书中所下的定义:“由一个或更多的人来协调他人活动,以便收到个人单独活动所不能收到的效果而进行的各种活动。”^[5]从对管理的概念梳理中不难发现,管理的手段和目的都具有“以人为本”的内涵,越有效的管理,越体现出“以人为本”。据此,可以说,真正有效的学生工作,必然“以生为本”,包括:“研究大学生的特点,准确把握大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的各种正当合理需要”“以学生的本性为出发点”“以大学生的个性为工作切入点”“弘扬学生的主体性,发挥其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等^[6]。学生工作和班级管理要完成这些教育目标,需要建立稳定的模式和机制,不断对工作方法和工作效果进行反思、总结,对实践进行理论化、学术化提升。

“以生为本”教育理念是传统人本主义教育理念的继承,其内在发展逻辑是从哲学意义上的崇尚个人、解放个性到教育学意义上的“尊重学生自身发展,坚持自由教育”^①再到今天顺应社会知识更新与科技成果转化周期缩短,职业更替与社会流动加快的局面。因此,必须以“学生为本”提高教育效率和教育质量。“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提出‘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指出高等教育应建立‘学生为中心’的新视角和新模式,国家和高等院校的决策者、管理者应把学生及其需要作为关心的重点,并将他们视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参与者。20世纪70年代,美国高等学校实现了注重学生消费的办学思想转变,强调‘学生消费者第一’,这即是‘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雏形。”^[7]以往对“以生为本”的“生”的理解,主要指向“学生”,形成了一种学生维度主导的工作模式就是理想模式的固化思维。在笔者看来,对“生”的理解应该更加开阔,不仅仅指“学生”,也应该包括学生面对的环境(生境)和学生的责任(生业)两个层面。“生境”指学校和学生工作要求;“生业”指学生的责任,即学术目标。简言之,既言之为“本”,则需要

既包括学生工作的 4 个维度，也包含维度关系在不断变化的根本性认知。

（二）“TPCS”学生工作模式的建构思路

班级组织是随着班级教学产生而形成的，是一个有一定人数规模的学生集体，是学校行政根据一定的任务、按照一定的规章制度组织起来的有目标、有计划地执行管理、教育职能的正式小群体。班级不仅是学生在校生活的基本组织单位，也是促进学生成长的正式组织之一。目前，国内大学班级主要行使学生管理职能，因此，班级学生管理可以作为学生工作的典型例证。研究案例中的班级，从入学伊始就由笔者担任班主任，经过 4 年的管理实践，取得了国家级优秀班集体，省级红旗团支部等荣誉，从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笔者所采用的 TPCS 模式有其实践意义和研究价值。

该模式命名受到企业管理中的 TPC 方法的启发。企管中的 TPC 指的是分别从技术手段、规章制度、文化内涵 3 个层面顺序推进的管理操作程序。本研究中的 TPCS 模式（如图 1），则是从学生工作的 4 个理论维度出发，在学生事务管理中分别从技术手段（Technology）、规章制度（Policy）、文化内涵（Culture）、学习研究（Study）4 个层面推进的一套操作模式。本模式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以生为本”，具体而言就是以学生的成长历史为底本，以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为蓝本，以学生的学习能力为根本。采用的手段既有精神内涵的追求，也有可操作性；既关注学生需求，也明确了教师职责。模式化运作将庞杂的学生工作任务分解，能使管理者有针对性的分配时间和精力，也能在出现问题时确定大致的解决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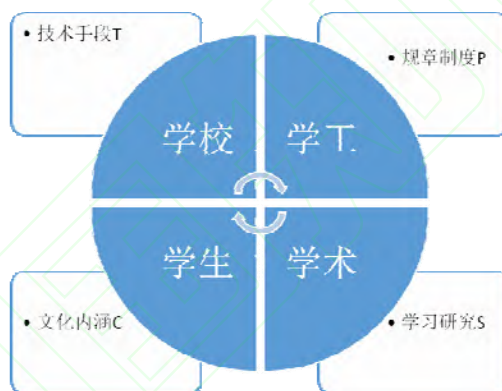


图 1 TPCS 学生工作模式

（1）“T”技术手段：获取与分析信息。学校维度在本模式中的体现最重要的是学生信息的全面采集和综合分析，强调学生工作的技术手段，目的是提高学生工作的效率。完成学生工作的技术手段不只是信息获取与分析，在做决策前的准备工作均与信息处理有关，因此本模式以信息获取与分析概括之。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方式调查、分析学生信息，有条件的話，建立学生信息数据库，从对学生个体“点”的了解，逐渐形成对班级“面”的把握，进而将这些信息与学生工作任务进行整合，形成学生工作“网状”格局，如此既能从容应对常规任务，也便于将琐碎的工作体系化。例如，在新生入学之初，通过要求学生自述（书面表达与口头表达并重）了解学生过去的基本情况；通过多元智能调查问卷分析了解学生当前的能力倾向；通过个性与职业倾向调查问卷分析学生未来的个人发展趋势；进入正式学习阶段后进行定期的师生一对一交流。信息分析不仅仅是工作报告中的文字呈现，更重要是思考他们与班级管理的内在关联性。比如，男女生比例会影响到管理风格，男生数量多的班级管理风格宜粗犷，反之女生占多数的班级管理风格宜温婉。成绩分布在录取线高位的班级在起步阶段较容易管理，管理风格宜以欣赏和商量为主；录取线在低位的班级学生在起步阶段因为自信心和学习能力相对不足，管理风格宜以鼓励和班主任决策为主。充分了解每一个学生，通过全面掌握学生情况，及时交流信息，不断打破沟通壁垒，师生双方都能获得充足的归属感和信赖感，能够及时有效地化解因信息隔绝而产生的矛盾、误解、错误，使班集体始终保持平和与团结的氛围。

（2）“P”规章制度：制定目标与制度。学工维度在本模式中的体现，最重要的是根据高校学生工作

安排建立班级学生工作的基本框架,完成各项基础性任务,并进行一些创造性尝试。在 TPCS 模式中包括健全班级制度,制定班级活动程序,建立学生工作总结和归档制度,实施持续性阅读和锻炼计划等,通过构建学习共同体,达到促进学生发展的管理目的。对于大学生而言,耳提面命式管理或“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自由式管理都不合适,基于大学生特别是大学新生处于一个成熟与稚气的零界点这个事实,管理者需要采用更加灵活的管理方式。这种灵活意味着:横向上,老师与班干部对班级管理权宜行事,不是班主任独揽大权也不是不闻不问,而是双方根据实际需要来行使权力,特别是班主任要支持和尊重班委的工作,给予他们最大的自由度同时主动承担责任;纵向上,随着年级的增加,班主任要不断放权,尽量用提建议或商量的方式对班级工作进行指导和调控,这样做的好处是班主任(辅导员)能够从琐事中抽离出来,集中精力思考重要事务。班主任需要“站在学生的角度换位思考,对学生的管理不但是从‘管’的角度出发,更多地是从‘理’的角度来考虑”^[8],更新完善自己的管理理念。班主任应该树立班干部的威信,支持班干部的决策,鼓励班干部大胆创新,同时主动承担行动失误的风险,逐渐培养起一支能干事、干实事的班干部队伍。同时,要兼顾到每个学生的具体权益,虽然班主任不可能在每项决策时都能考虑到每个学生,但一定要在决策后不断反思,关注和回应每个学生的诉求,忽略了个体,也就影响了集体的团结,进而可能影响班级的整体利益。

(3)“C”文化内涵:文化建设与传承。学生维度在本模式中的体现重点是根据学生特点营造群体文化。在基于班集体的 TPCS 模式中,班级文化既包括显性文化也包括隐形文化。显性文化是指按照学校规定建立班级各项管理制度,以及班主任和学生呈现出来的总体风貌;括隐形文化是指班级内部静水流深的传统、舆论、风气、习惯等。班级文化表现形式多样,但 TPCS 班级文化的核心是平等与变化。“平等”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学生之间的机会平等。入学之初,班主任会对学生的基本情况摸底,要有意识地注意不要将家庭背景、入学成绩、过去成就等因素代入对学生的整体评估中。个人判断的“倾向性”从心理层面讲是对当事人的不公,从管理层面讲会影响班级的平衡,因此需要在过程中不断反思和自律。二是师生之间的人格平等。人格平等不仅是法律层面的,也是占优势地位的班主任(辅导员)心态层面的。没有人格平等的意识,老师很难认真观察、倾听、理解学生,也就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学生也就不会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发自肺腑地体谅、理解、支持老师的工作。“不平等”会导致师生双方所进行的只是一种程式化的交往。尽管绝大多数的中国式班级,能保持这种状态到大学毕业已经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但是这种状态对于创立一个有爱的凝聚力、有温暖回忆、有荣辱与共精神的班集体是远远不够的。有鉴于此,老师必须首先具有平等意识、平等姿态、平等能力。“变化”的内涵是:现代学生观认为学生是积极的主体,是正在成长着的人,是学习的主人。老师要理解并尊重学生的复杂性,将学生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发展需求融入班级管理,树立一种动态的培养理念,认识到随着学习时间的推移和班级可持续的发展,学生不断成长,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因此,班主任、辅导员需要不断更新学生管理理念和方法。

(4)“S”学习研究:经验总结与提升。学术维度在本模式中的体现最根本的是为师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研究场域。建立 TPCS 模式的目的在于通过模式自身的惯性,形成班级管理的良性循环,减少精力和时间的耗散,让师生专注于自我提升。具体而言,因为环境对人的影响很大,所以要致力于营造单纯而好学的班级氛围,坚定地树立起良好的学风,始终向学生强调“学习”“学业”的重要性。此举既可以保护好学者的积极性,也可以对差生产生感化与威慑,最终达到在学习过程中进行自我管理的目的。例如,坚持经典阅读和体会分享,这样做的好处是:对于本来就喜欢阅读的学生而言,会为了提高分享质量而更加认真完成;对于被动阅读的学生而言,会在外在压力下吸收一些东西,日积月累,总有所得。与此同时,班主任(辅导员)应该具有不断学习意识,提高教育研究水平,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反思、总结,多撰写工作体会和研究论文,此举不仅能对实践有直接的帮助,长远来看也会积累大量管理案例和理论,逐渐优化思考能力和行动能力。

三、高校“TPCS”学生工作模式的反思

笔者所带班级运用 TPCS 模式管理学生事务以来,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在不断反思中对模

式优缺点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TPCS 模式优点在于：它是一种“以生为本”的学生工作模式，与传统工作模式对“生”的理解不同，它不仅满足和服务于“生”的当下需求，更着眼于学生长远进步和全面发展，是发展性模式而非诊疗性模式，更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激性模式。该模式在实施之初需要考虑的问题较细较多，较考验班主任的耐心和奉献精神，但是在步入正轨有章可循之后，可以依赖模式的惯性和班委的能力自主运行。而且，随着学生的自理能力增强，越到后期，需要操心的事情越少，能干的班委甚至可以依据先例对突发状况进行处置。虽然模式是针对班级建构的，但在非班级环境的学生工作实践中依然有应用空间。模式缺点在于：严重依赖管理者的主动性与创造精神，管理者必须具有研究意识和研究能力，掌握研究方法与管理技术。此外，目前还缺乏大规模、多样本的学生管理实践进行验证，一些做法和结论的可移植性需要增加样本的规模进行论证。

模式构建可以对学生工作进行系统观察和深入研究。在构建 TPCS 学生工作模式的过程中笔者通过不断反思，提出以下几方面趋势分析以供广大学生工作参考和借鉴：（1）TPCS 学生工作模式吻合了我国学生工作 4 个维度的需求，是 4 个维度所指向的工作内容的具体化、精细化过程，无论哪个维度占主导的学生工作，其操作模式中都应该考虑全面或部分包含技术手段（T）、规章制度（P）、文化内涵（C）和学习研究（S）这几方面的内容。（2）未来学生工作的演变趋势将是管理精细化，服务专业化，手段信息化，内涵学术化。只有精细化的管理和专业化的服务，才能体现出高校的人文关怀，也才能留得住学生的人，更留得住学生的心。在信息泛滥的大环境下，学生工作更需要坚守学术底线，提升学术品位，彰显大学智慧，要杜绝肤浅的思想交流，摒弃浅薄的感情交换，通过美德、真才、实学吸引学生，感染学生，管理学生，将学生工作化于无形中，以“不教之教”为学生创造一个纯净平和的求知环境。

从教育自身发展来看，国际高等教育走过了一个由英才教育到大众教育，进而向普及教育发展的过程，不断对大学教育提出新的课题、新的要求。国际 21 世纪教育委员会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一文中，提出了“教育的各个组成部分均有助于人的发展”的观点，并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的而不是作为生产手段得到充分的发展”^[9]。结合理念与实践，本文将学生工作界定为：学生工作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包括学生的智力发展和学业成绩在内的整体概念）为目的，密切关注学生的本性、个性、主体性，完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行政管理两大目标，包含着规章制度建设、文化内涵建设、技术手段运用、学习研究过程的一种动态发展的组织、事务、知识管理模式。当前，在反思现有学生工作模式和理念的同时，各国正积极探索有利于创造性人才成长的管理“土壤”。但在纷繁复杂的变化背后，始终有一条明晰的主线：学生工作越来越个别化、人性化、专业化、职业化，这是由“以生为本”的本质要求决定和牵引的，只有对“以生为本”不断进行与时俱进的理解和实践，高校学生工作才能在履行管理使命的同时，对学生产生超越于工作范围和时代局限的教育影响，这是新时期学生工作的应有的使命感和追求方向。优秀的学生工作包含学校、学工、学生、学业 4 个维度，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管理理念下，学生会侧重不同维度，这就意味着学生工作不可能停留在日复一日的事务性工作的完成层次，而是需要思考 4 个维度与历史潮流的契合程度，需要开放式的模式建构，涵纳时代特色与历史变化。只有设计符合潮流的学生工作内容和学生工作方法，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墨守成规，不仅事倍功半，而且还可能耽误一届乃至一代学生。

四、结 语

“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办好我国高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并以此来带动高校其他工作。”^[10] 大学如何培养出一流人才？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多集中于宏观的体制环境和微观的教学模式，偶有涉及中观层面的学生工作模式，但还不够具体深入，高校学生工作制度安排是教育活动得以有效进行的前提，高校学生工作水平是一所大学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投影，是学生学习质量的隐性保障。对学生工作模式的深入研究，既能探索高校如何以学生工作为阵地“立德”，又能探索高校如何以学生工作为桥梁“树人”，通过深入探究学生管理与人才培养的真实细微关系，可为进一步思考中国大学与杰出人才培养问题提供新视

角和新思路。未来大学的较量，其实是大学管理文化的较量，以学生工作之一“叶”，觉知大学建设之“天下秋”，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行动。班级是学生工作的基本单位，应该鼓励班主任和辅导员在班级管理中不断创新和试错，找到有效的管理方法，并总结经验教训，提炼规律观点，最终在富有个性化的班级管理中发现学生工作的共性，“通过综合性的元理论框架、过程导向的中层理论，以及问题导向的对策研究这三个理论层次上的创新”^[11]，不断优化和提高学生工作质量，从而为教育科学研究的整体进步做出自己的积极贡献。

注释:

①19世纪，德国柏林校长洪堡认为“大学必须尊重学生的自身发展，坚持自由教育”。

参考文献

- [1] 蔡国春.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概念的界定——中美两国高校学生工作术语之比较[J]. 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 2000(2):56-59.
- [2] 童静菊. 生本理念下高校学生工作体系研究[D].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2008:34.
- [3] 张德宜, 张振乾. 民办高职院校 CAS 学生工作模式探析——以广州城建职业学院为例[J]. 高教探索, 2018(1):106-110.
- [4] 熊晓梅. 构建更加科学有效的高校学生工作体系[J]. 中国高等教育, 2008(6):49-50.
- [5] 小詹姆斯·H·唐纳利. 管理学基础——职能·行为·模型[M]. 司徒淳, 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2:18.
- [6] 戴聚坤.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研究:“以生为本”的视角[D]. 南昌:江西师范大学, 2007:11
- [7] 刘娥英. 以生为本的高校教学管理理念实施路径研究[J]. 企业家天地(理论版), 2010(6):127-128.
- [8] 高晓杰, 潘懋元. 人文万里 以生为本——试析浙江万里学院的办学理念[J]. 教育研究, 2003(11):26-29.
- [9] 杨江丁. 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解读国际 21 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J]. 现代教育, 2009(4):76-78.
- [10] 习近平. 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EB/OL]. (2016-12-08)[2018-03-25].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2/08/c_1120082577.htm.
- [11] 胡大平. 空间生产:当代人文社会科学新的理论生长点[EB/OL]. (2014-12-07)[2018-02-18]. http://www.cssn.cn/kxk/xtcx/201412/t20141207_1432374.shtml.

(责任编辑 吴朝平)

Construction and Reflection on“TPCS” Student Affairs Model

DU Chunyan^{1,2}, SHEN Ya²

(1. Center for Research on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Kunming 650224, China)

Abstract: College student affairs always run through the four theoretical dimensions of school, student affairs, students and study, which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college student affairs at present, the student affairs mode must be actively explored which accords with the social historical trend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needs. The “TPCS” mode adheres to the concept of “concentration on students”, takes the technical means as the way,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the basis, cultural connotation as the soul, and study and research as the guarantee. It is a kind of developmental student affairs mode. The students’ affairs become more and more individualized, humanized, professional and occupational,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essence of “concentration on students”. “TPCS” model enlightens us that only through the continuous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f “concentration on students”, can college student affairs have an educational impact on the students beyond the scope of routing work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imes, which is the sense of mission and pursuit direction of college student affairs.

Key words: student affairs; TPCS; concentration on students; class management; personnel training